

那天傍晚，天突然甩起脸子，牙缝里寒冷的嘶嘶声让学校冻成了缩颈弯腰曲背的老头，操场中的纸片飘到半空中，做着招雪的仪式。

学生蜷缩在教室里嘻嘻哈哈挤成一团，这样的天气，谁也不想出去。哪个学生确实憋不住了，非要拉个跟班一起出去，两人窝在棉衣里缩着脖子顶着风走。

学校离县城有一小时的自行车车程，我在这里当了多年的老师。纸片的招雪仪式已得到应答，窗外下了一阵沙沙的小雪籽，雪籽慢慢变成雪片，雪片又变成鹅毛大雪，路上很快铺了一层白鹅毛。

离开学校时雪已没过鞋，路上是乱七八糟的车辙。等我去接女儿时，路灯披了一层昏黄的雪罩衣。女儿趴在窗户上正往外看，看我回来，跳下窗台，跑到跟前。给女儿穿棉衣戴帽子，围围巾。

岳母说把女儿放在这儿，不要早出晚回让她受冻。我说：我们商量下，实在不行，就留在这里。女儿说：我要回家，看电视。

路上积雪已碾成冰。推着车行走在厚厚的积雪中，雪在脚下咯吱乱叫。鹅毛雪花穿过昏黄的路灯光，在橘黄色的背景下，忽东忽西，忽上忽下，飘忽成夜空的精灵。

女儿伸开双手伸向空中，雪花落在她的手套上，说：下雪真好！我说：下雪容易滑倒，不好！女儿撅起嘴，不高兴地说：下雪了，雪娃娃就活了。

哦，原来她为这个生气呢！前天临睡时给她讲了雪娃娃的故事。说雪娃娃和一位孤独的小孩成为朋友，一起玩耍，一起滑雪。在雪的世界里两人快乐得像飘舞的雪花。小孩想邀请雪娃娃进屋玩，可是屋内热气会融化雪娃娃。雪娃娃只好孤独地守在屋外。

半夜时分，小孩家里着了火。雪娃娃冲进屋里，救出了小孩，自己却化成了一摊水。

讲到这里，女儿眼睛里噙满泪水。我说：等到下雪，雪娃娃又会复活。女儿才高兴起来。我连忙说：明天将有更多的雪娃娃立在雪地里。

女儿要从自行车上下来，拗不过她，让她走在雪地。她仔细地听着脚落在雪地上的响声，回头看着小脚印在身后延伸。

那时小轿车还没有普及开来，我和妻子跟大多数人一样骑自行车上下班。每天早上7点从家里出发，先送女儿到岳母家，再去上班。

晚上7点多骑车捎女儿回家。

自行车后座上安了一个座椅，里面装上三合板子，铺一小块毛毯，怕女儿路上睡着摔下来，我又在座椅前装了一个横木。

每天早上出发，女儿还在睡梦中。她每天睡不醒，醒来后哭声不断，看她香甜入睡的样子，不忍心拉她起来。

时间长了，心也狠了，拉起来给她穿棉衣，穿棉裤，套上棉鞋，戴上连指手套，用小毛毯卷起来，放进座椅。没走几步，她睡着了。

风不停地钻进我的手套，还在自行车前后左右挡。路还得走，路上雪太厚，我慢慢推着自行车走，送到岳母家。

我们理解岳母心情，她心疼女儿，想让女儿长期住在自己家里，周末再接回去。我们也不想让女儿受冻，但从心理学角度来讲，孩子发育的关键期，父母的陪伴胜过一切。

我们决定每天接孩子，哪怕天上下刀子，也把孩子接到家，陪伴她，影响她，教育她，一起见证她的成长。女儿慢慢习惯了，每天准时醒来，迷迷糊糊地穿衣戴帽。一次走得紧张，岳母发现女儿的袜子穿反了。

提起送孩子，突然想起母亲送我的事来。

也是个下雪天，那时节青海的雪下得大，春雪能没过膝盖，常听到牧区羊群埋在雪堆无法动弹的雪灾。

从窗户里望出去，芍药花的干枯枝在雪中伸出一根根孤单寂寞的手指头，指着天空。谁能想到夏天的芍药花又是另一番模样，长到人们的膝盖处，我们穿行在笑脸样大的芍药花中，淡黄的花粉沾在裤子上，惹得蜜蜂和蝴蝶不停追我们。

而此刻雪后的院子一片沉寂，只有祁连圆柏钻出雪地，伸展下绿色的腰身。远处树林里传来一阵又一阵积雪压断树枝的咔嚓声。这样的天气，连狗都把鼻子捂在怀里，缩着身子不停地嘟囔。

奶奶说：今天你不用去学校，学校肯定放假了。我也不想去学校。

母亲没说什么，默默准备好早餐。早餐很简单，一碗奶茶，两片干馍馍，烤了一锅洋芋。洋芋熟透了，散开的洋芋皮像绽放的芍药。剥去皮子，撒点盐巴、抹点辣子和油泼蒜，是世界上最好的美食。

村外有了声音，人们陆续走出房门，慢慢地扫去院子里的雪，一切像在雪窖中，声音闷腾腾瓮瓮瓮气



月光城 随笔

木铍之下，是雪路

野素夫

的，不久听说有房子被雪压塌了，还好没伤着人。

人们把院中的白雪慢慢扫拢，铲到花园里。春暖时分，雪就能渗到深深的地下。

看到我没有去学校的打算，母亲看看外面，让我背好书包。她拿了一把大木铍，打麦场上用来扬麦壳用的。

母亲用它来铲雪。走到大门上，雪下到我用粉笔写下大字的那块土坯上了。母亲没说什么，不停地用木铍在前面铲雪，铲出足够一个人走的小路。铲出的雪被母亲轻轻扬向两边，两边雪上显出斑斑驳驳的图案来。

家到学校有很长的路，母亲从家门口到巷道里铲出了一条长长的雪路。耳边只有母亲均匀的呼吸和铲雪的声音，不时碰到一两个石头停下来。跟在母亲的身后，我再也不敢说不上上学的事了。

雪后的村庄很安静，木铍铲雪的声音传得很清晰，很远。母亲身前是洁白的雪，身后是窄窄的雪路，我背着书包走在母亲开出的雪路里。

雪地本就没有路，只不过是父母替我们开出了一条路。母亲铲累了，拄着木铍站在雪地中。远处树林中不时传来树枝断裂的脆响。接过母亲的木铍，我慢慢铲起来，铲得不均匀，木铍用得顺手，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，雪路完全没有了母亲的笔直和整齐，不过至少雪还不会钻到我的鞋里。

我铲得慢，母亲也不着急，看着木铍在我手中没有方向地飘摇，雪也没有目标地乱飞，母亲接过木铍继续铲起来。

哥哥扫完房顶的雪，走到母亲跟前，换过母亲，我的前面是母亲和哥哥，我们把雪铲到主路上，这才发现村庄所有大人们都出来给学生铲雪路。

父母们在前面铲雪，孩子们走在父母身后开出的雪路，不时捏一两个雪球扔向对方，雪球飞了不远，噗的一声钻进厚厚的雪中。

从各家大门开始，雪路分叉汇集，统一集中到通向学校的主路上。雪路宽了许多，铲雪速度也快了很多。每人铲一段路，雪路从家门延伸到学校。

主路上的雪已铲过了，母亲还是跟着我，把我送到学校。

如果那时有无人机该多好，从村庄上空航拍当时的情景，那应该非常震撼。白茫茫的大地，蚂蚁样的人群，雪路如黄河源头密布的溪水，从每家每户汇集到村中主路，从主路涌到学校。雪路上，前面是父母，后面是孩子。

那天天气很冷，傍晚放学时，雪路上的雪只融化了一点点，变得泥泞不堪，路两旁的雪如雕像般一动不动。走过雪

路，我们的书包不时蹭过树上的雪。

从那时起，我没敢再提不想上学的话，因为我没有理由。

推着自行车，领着女儿走在回家的路上。雪地光滑，我小心躲过有雪的冰面，冰面上的雪最危险，踩上去，人会轰然倒地。

那一时刻，我突然想祈求上苍给青海下一场厚厚的像模像样的雪。没过我们的膝盖，没过我们的车轮。这样我可以给女儿演示当年母亲在厚雪中为我开雪路的场景，女儿就不会在大雪盖地或者没路时太慌乱。

现在青藏高原的雪很金贵，每年的降雪量似乎在慢慢减少，曾获茅盾文学奖的杨志军说过，降在青海大地上的每一场雪都是上天馈赠给人间的最好礼物，这样青海大地冰川依然高耸，春夏才会有潺潺细水长流，三江才会奔流而去。

我右手扶自行车，左手领女儿。女儿身着臃肿的棉衣棉裤，在昏黄路灯的雪花中跟着我。一个屁股墩，她滑倒在雪地上。下一秒，我开始想象她震破耳膜的声音穿透这橙黄路灯，我在等待她爆发的那一刻。

我只是想让她知道，在这样的雪地里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滑倒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摔得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。摔过了，哭过了，拍拍自己，爬起来是最重要的。

出乎我意料，女儿没哭。向她伸出手，女儿没接，自己在雪地上撑起来。可能鞋底滑，穿得厚，又趴在雪地上。

她笑了起来，说：我爬不起来。

再试试，我说，你肯定能起来。

她歪歪斜斜地爬了起来，握住我的手。

毕竟女儿的路得自己走，走多了，走习惯了，也就不怕了。昏黄的路灯在我们身后，在我们面前，人和自行车的影子在雪地上变形拉长。

这一刻我要给女儿讲母亲的故事，讲母亲雪地中铲雪开路的事情，讲母亲在雪地中拄着木铍，大口喘气的事，讲她看到我走进学校后的神情。

女儿从来没见过母亲，她离开我很多年了，但我还清晰地记得她和她的雪路。

女儿听得很仔细，她问了木铍的颜色，村庄的颜色，雪的颜色。我说木铍是金黄色的，村庄是棉花色的，雪是淡蓝色的。

那一夜她睡得很踏实。第二天，她说她梦见了母亲，她的奶奶。我点了点头，我相信她，因为孩子们是从天园来的礼物，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。

我想，孩子们长大之时，才是父母长大之日。